

手掌上的乡街

杨登云

在儿时的记忆里，赶乡街宛若过大年。那时，乡街都按属相来赶，十二天才赶一回，显得很稀奇。加之，小娃娃赶乡街不是想赶就赶的，有机会赶乡街更像是大人的一种恩赐。这天，终于轮到我赶乡街了。阿妈一大早起来拿出压在箱底的那套新衣服穿上，再把玉手镯、银耳坠等首饰悉数戴上，仿佛要去赴一场盛会。穿戴打扮完毕后，背上一篓家里可卖的山货，这才牵着我的手兴冲冲朝着乡街而去，此时的我感到头顶的天特别蓝，脚下的路特别短。

其实，我们赶乡街的路并不短。我家在漾濞江边，那时不通公路。离我家最近的是隔江相望的巍山阿克堂街，出门一个长下坡，渡筏过江，又一个长上坡便到了，单程也得两个多小时。说起来，赶乡街还是别有情趣的。阿妈卖了山货后会给我两角零花钱，我一般花一

角钱买一大碗油粉来吃，既清爽又解饿，感觉性价比特别高。再用剩下的钱到购销店买几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，捧在手里浑身蜜甜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愿景。

岁月如梭，时光荏苒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恰逢大理白族自治州四十年华诞之际，全州实现了乡乡通公路，到2005年末，全州50户以上的自然村实现了村村通公路，就连老家不足二十户的自然村都通了进村公路。四通八达的公路促进了乡村经济的繁荣，各种各样的乡街如雨后春笋遍及乡村。山里人坐车赶乡街卖山货省去了徒步之苦，城里人驾车赶乡街买山货成了新时尚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，乡街也在魔术般地变换着新花样。就在不久前的一天，我回老家探望闲置多年的老房子，村里一位大爷对我说：“今天

恰逢我们村赶乡街，你不赶一赶？”我一时懵圈了，不足二十户的小村子赶什么乡街！大爷笑着说：“就在你家门前大青树下那块巴掌大的场子上赶。”我家门前有一棵百年大青树，树下确实有一个小小的平台，还别说，真像一只手掌。看着老者认真的神情，我决定留下来见识一番“手掌”上的乡街。

临近中午，赶乡街的妇女老人背着背篋三三两两来到大青树下。约莫十二点钟，一个略微发胖的男子开了一辆微型货车来了，副驾驶员上是一位年轻粉黛的年轻妇人，想必就是男子的媳妇了。车驶入小广场停下，两人麻利地把东西搬下来一字摆开，有时鲜蔬菜，有各类水果，有日杂百货，有特色小吃，有农具饲料，数量不多，但品种不少。女人拿一只马扎坐在货摊后，面前除琳琅满目的货品外，还摆了一摊凉油粉、凉米线等小吃。老人

们动作连贯地拿了货物放进背篋里，没有迟疑犹豫，更没有讨价还价。原来他们建了一个微信群，多数东西都在群里预订过的，所有买卖的程序都在群里走过了，今天就是来取东西扫码付款。我看到村里人只买不卖，感觉有点缺憾，便走近驾车男子，建议他在送货进山的同时把山货拉出山外，这可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不想，男子爽朗地笑了，说：“倒腾山货我可玩不过你们村的石贵！”据说，村里有个叫石贵的年轻人，特别喜欢摆弄电器。早些年走村串寨帮人修理电器赚了一些钱。近几年，国家推行家电下乡，电器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，石贵的活计反而少了许多。回家沉寂了一段时间的石贵居然再次触“电”，开了个网店，做起了电商生意。凭着掌心里的一部手机把十里八乡的山货都卖到了山外，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都有他固定的客户，生意越做

越大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不一会工夫，老人们背着背篋散了，年轻夫妇也收摊鸣笛走了，他们还要到下一个村子去。

看着虚空的小街坊，我似乎有点意犹未尽。想起当年做调研工作的时候，曾反复阅读毛泽东的经典调研报告《寻乌调查》，从中领悟到第一手资料的极端重要性。习惯使然吧，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：今天中午，在老家门口赶了一个“手掌上”的乡街，街坊面积约三十平方米；赶街人共十七人，其中，男十三人，女四人；交易货物五大类二十八种，完成交易额四百八十二元；赶街时长大约三十分钟。此类流动的“掌上”乡街，能触动农村消费末梢，是应势而生的新事物，乡街虽小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。

合上日记本，我不禁感慨，从牵着手赶乡街到手掌上赶乡街，大理州七十年巨变尽在一掌之中。

子，在那里种下三十多亩一百多株核桃。同时，他们还发展林下经济，种了苞谷和蔬菜，养起鸡和猪，每年有两到三万元的收入。加上他俩每人每月补贴有九百多元，过点小日子倒不愁。或许他的收入不止这些，在外人面前，他会有所保留。

有个网友去过廖多贵的核桃园，他在网络上写下这么一段风趣的话：“村子在山脚下，廖多贵夫妇通常住在半山腰。他们把筒朴的农舍收拾得干净整洁，井井有条，用具都尽量挂在墙上。廖大哥养了条狼狗，叫小青。小青很爱抓田鼠，会把猎物在地上摆成一列，向主人邀功请赏。廖多贵在树上搭建鸡窝，再为母鸡们架设梯级，让它们到树上安居乐业。”

这段话写得幽默诙谐，颇有生活情趣，看来这个网友也是爱心人士。

山地劳作虽苦，但廖多贵夫妇却过出了诗意。鸡鸣犬吠声，充实着他们单调的日子。在鸡飞、狗跳、猪嗷嗷叫中，那些核桃树在生长、挂果，然后被竹竿打下来，去青皮后烘干，穿州过县，进入城镇的超市，他们的耕耘，连接着城市的呼吸。

廖多贵说话很豪气：“2000年起，我们一直住在山上，原先那些都是承包地，现在他们不种，我就去种，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不管你生活在哪个角落，只要会计划，肯下苦，哪里都能发展。”

在廖多贵身上，有种不屈不挠的劲头。“我入院两个多月时，他们叫我去划船，还叫我去拉纤绳。以前船是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。从1981年起到1990年，整整九个年头，我一直在拉船。不管天阴下雨，也不管白天黑夜，人家叫我就得走。收费两角钱一个人，我得十个工分。山石屏的这条路，1981年时开挖，挖的土方最多的就是我。2013年地震，我整整干了四十多天，全是义工，没有任何报酬。摸摸良心讲，我为山石屏做的事还是挺多的。”

从廖多贵断断续续的讲述中，我了解到大集体时，他在黑惠江渡口干的时间最长，也参与了挖路、架桥、灾后重建等，更多的时候是义工。在山石屏的麻风康复者中，他算是年轻人，多干点活，实属正常。

“地震之后，我们山石屏得到了优先发展的机遇，房子全部重新盖，现在的居住条件附近没有哪个村落能和我们比。我们要感谢共产党，感谢人民政府，感谢李医生，没有他们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，这是铁打的事实！”

他的语言很有特色，总像铁匠的锤头般结实，“这是铁打的事实！”他挥挥手，再次强调了一遍。

“我的愿望就是社会越来越好，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！”廖多贵说完，便转身往山上爬去，他的猪还在嗷嗷叫，等着他去喂食。他的核桃果正在枝头摇曳，等着他去采摘。

连载 86



康复者之七 李桃珍

李桃珍生于1958年8月，是洱源县江尾乡马甲邑人(现属大理市上关镇)，她于1977年到山石屏。她的丈夫姓黄，是洱源县右所镇人，也是麻风康复者。1990年黑惠江沉船事故中，老黄不幸遇难。

李桃珍与老黄生了两个孩子，女儿李润梅生于1984年，五岁时回去邓川读书。李润梅读书也算争气，红河学院毕业后在弥勒教书八年，后来又辞职经商，属于既有能力又有胆识的女性。女儿李润江生于1987年，父亲去世时，她才三岁。李润江的小学就在山石屏疗养院小学就读，后来又到炼铁读初中。大学毕业于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，现在昆明某房地产公司就业。两个孩子都还算独立，各自在外打拼，这是李桃珍颇为欣慰的。

李桃珍说起过去在山石屏的劳动：“那时要割马草，每天要割六十斤草，一个月砍两百斤柴。在大集体年代，还要做饭半年。还要喂猪，每个月分到斤肥肉。十冬腊月还要自己缝衣裳，每人每年就一套衣裳。那时候，物质条件艰苦，周围的村寨不卖给我们东西，样样都得自己做。别看小小山石屏，能工巧匠多的是。”

根据资料记载，山石屏疗养院先后收治了四百六十二个麻风病患者，他们虽然得病，却顽强地生存。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场景：他们中的篾匠，在编织着篮子、箩筐、簸箕，还有竹制的扁担、竹筷、篾饭盒，篾条在他们手中，如游动的长蛇，灵活穿梭，很快便组成泾渭分明的图案。他们中的木匠，起房盖屋、竖柱上梁、制造木桌、桌椅板凳、砧板、木碗，从大木匠到细木活，都能得心应手。他们弹墨线、推刨、拉锯，忙得热火朝天。他们还自己制造鼓风机、碾米机、磨面机，涌现出许多精良的工匠。也有像王仲元那样能写能画的教书先生，能做衣服的裁缝师傅。更多的麻风病人没有被病患击垮，却成了难得的能工巧匠。

李桃珍说：“我现在每个月能领到九百多块钱的生活补助，已经够用。就是觉得孤单，娃娃们不在身边。”

我说：“你别这样想，这里有李医生，还有那些朝夕相处的康复者，你并不孤单。孩子们朝自食其力，外出打拼，这是好事。你应当感到庆幸。如果他们啥都

不会做，都守在你身边，你不为他们的未来担忧吗？”

李桃珍沉默，没说对，也没说不对。或许，她的内心还是希望子孙绕膝吧！

康复者之八 廖多贵

比起别的麻风康复者，廖多贵要显得年轻，而且活力四射！

见到他的时候，已是九月中旬，别人穿的都是长裤，身上罩着外套。他却穿着黑色的短袖T恤，套着长到膝盖以上的短裤，脚上拖着塑料鞋。看起来是长年在地里忙碌的打扮。

廖多贵脸色黑，却棱角分明，头发密且黑，虽然瘦，但却肌肉发达。他手臂上的肱二头肌看起来很结实。我以为他就是四十多岁，却没想到他已经六十岁。

廖多贵说：“我是江尾兆邑(现大理市上关镇)人，生于1962年阴历七月十九日，十八岁时发现得了麻风病，十九岁就进了山石屏。我进来的时间是1981年5月5日。”

在走访过程中，我发现不管是谁，哪怕就是记不得自己的出生年月，但依然会记得进山石屏的准确日子。这个时间节点，对于他们的人生而言，有着太多欲说还休的沉痛。

在婚姻问题上，廖多贵很幸运。1988年，他的麻风病得到治愈，那年他二十八岁，娶了麻风康复者子女孟四花为妻。孟四花是健康人，没有得过麻风病。那几年，麻风康复者不容易娶妻，麻风康复者子女也是。男的不易娶，女的很难嫁。廖多贵虽是麻风康复者，但长相英俊，很快便俘获了孟四花的芳心。成家后，夫妇俩育有子女三人。长女廖海瑞，1990年冬月二十七生，初中回邓川兆邑老家读书，现在上关镇老家居住。次女廖海燕，1992年生，也回去上关镇兆邑老家就读，现嫁到楚雄州南华县。小女儿廖海惠，生于1996年5月22日，现在昆明从事芦荟产品的研发。三个女儿，算是各得其所，留下廖多贵老两口，在山石屏搞种养业。

廖多贵有自己的主见，他不“等、靠、要”，他要艰苦创业，不想再给社会增添负担。2000年，他与妻子到山石屏村西面的山坡上耕种山石屏的土地，还自己盖房



雨雾深处一亭楼

茶映青 摄

温柔的猛龙渡 | 皋利民

澜沧江像一头咆哮的雄狮
到了南涧猛龙渡
就安静下来

远观如一池墨绿
也许是无量山的青山
也许是落底河的秀水
猛龙渡温柔得像岸边的杨柳
没有筋骨

我是半个诗人
漫无目的的行走
如江边的一个石头
任凭风吹浪打
尘世的一切
以一条鱼的记忆
带着猛龙渡的温柔
默默离开

恋恋青柠 | 胡家俊

似桔非桔的柠檬树
在晨光与农人忙碌中
根系已悄然抱紧沃土
抽芽 吐蕊 为田野绣上一抹青绿
素白花瓣托着鹅黄
在微雨雨露中低语
清风掠过
阳光抚摸着枝头青色的果实
那酸涩的甜
期待一场与青春的邂逅

炎炎夏日
被蝉催眠的午后
一杯清激跳动的“月光”
让我彻底沉陷

漾濞老街 | 方慧敏

在木瓜井打捞时光
黄昏告别枝头
影子碎成一地光影
马帮从云龙桥走来
驮起核桃 青石板走向时光深处

马锅头马鞭一挥
把愚昧赶向蛮荒深藏
把马蹄赶成喇叭声响
冷雨夜锣锅下舞动的火焰
醉成今生唯一的温度

老街驿立客棧鲜活起来
在烈日下站成两条直线
残墙 丝桐 茶与古榕树碰撞
一枚油渍斑斑的铜钱
等着清晨醒来

晒雨 | 罗家贵

夏日的黎明
山间蒙蒙细雨
飞洒在小村之上

朝阳爬上山尖
推开新艳的彩霞
俯瞰山村绿翠涤荡

细雨暴晒在晨光中
化作弧形的彩带
绘制了山村新时光

人来人往的山道上
红菌的影子印在胸膛
松茸的馨香弥漫山岗

喜洲古镇 | 赵树军

雨点涟漪结伴
轻触睡莲的浅紫深黛
正义门阙秋吟风
时而仰止着古榕的静穆
油绿的阔叶驮着旧事
纷纷掬入游人的相框

题名坊揽云而歌
文人名士 商贾白丁
各安其安 耕读传家
落款于四方街的巷陌诗行

严家大院 苍逸书斋
守着寻常时日
转角楼 稼穡集
沉淀昨日经理
喜洲肥肥 稻田咖啡
做作市井浮生

田野的绿
照壁的光 扎染的蓝
熨帖着流年皱褶
是过客 是归人
皆会在此系舟锁足